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三二回 假殺害嚇出金剛鑽 真收用留下水晶珠

話說周福將進後艙，忽然外面風浪大作，覺得立腳不穩，一跤直跌到火艙裡面。那些碗兒盤兒的碰得怪響，阿利母子也驚醒了。及至周福爬起，風浪已經平息。再朝中艙一望，只見一位菩薩就同那廟裡的護法韋馱樣的，一手提著鞭，一手拖著那搭船女子的頭髮，走進艙裡，對和尚說道：「小神繳旨，已將黑魚精拿到。」濟公忙起身破抽一擺，說道：「有勞尊神，請自便罷！」那神這才退出。那黑衣女子還是日間的那樣打扮，跪在艙板上面。濟公拿了燭火，朝他臉上望了再望，便打了一個哈哈道：「好乖乖，可不是要嫁老公，把人家首飾偷了去了？」女怪聽道，就現出一種不好意思的樣子，面上飛赤的，臉朝外面一別，搭眼見金甲神已走掉了，覺到就有些不大懼怕，突然的站起身來，指著濟公罵道：「你這賊禿，有何法力將你家姑媽媽幾千里外請得來？難道你家姑媽媽怕你不成！且慢，待我把兵器取得來，再為要你的狗命！」說著，轉身往艙外就走。此時周福在後艙看得親切，才曉得這女子是個妖怪，諒定金鋼鑽戒子一定是他偷去了的。見他轉身逃去，深愁濟公一人弄他不過，就想進艙幫捉那女精。不知那女怪猛然向中艙跨去，直即就同踢在石頭上一樣，碰得又酸又疼。可巧那女妖走到中艙門口，用手做推門的勢子，推了一下也就轉身回頭直奔後艙。周福同阿利的母子，正然看得出神，見他猛然奔到，一個個皆嚇得倒退。那下面的六隻腳，不是這個踏著那個，就是那個踏著這個。幸喜那女妖走到後艙門口，依舊用手推了兩下，仍然回轉。看官，你道這女妖要走便走了，因何跑到後艙門口推推，前艙門口推推，還是不走？兼之那周福想進中艙，把一隻腳就同踢在石頭上一樣，這都是什麼道理呢？原來濟公早已諒定，這女妖要想逃走，就預先在中艙裡布下了天羅地網，那四面真個同銅牆鐵壁一樣。可笑那女妖見闖了兩處，不得出去，曉得勢頭不妙，便站在那裡發呆。濟公看這樣子好生有趣，便裝出那嬌滴滴的女子喉嚨，那顆蒲草盆子的頭，扭扭捏捏的走到女妖面前說道：「奴的姑媽媽，你請回去拿兵器去哈！這又不走，為什麼事呢？俺對你老實說罷，俺家大約沒得這種不週正的姑媽媽，怎麼就偷起人家的物件來了？也虧你這副面孔，倒也很過得去。」當下女妖被他一頓消耍，不由得就老羞變成怒，說道：「罷了，我同你這賊禿就拚了罷！」就勢把嘴一張，吐出七顆酒盅大的水晶珠子，一上一下的直向濟公面門打來。濟公曉得這珠子來得厲害，忙合了掌念了句「唵嘛呢叭迷吽」，忽聽濟公腦袋裡嘍嘍的炸了幾下，但見兩眼裡伸出了兩隻手，鼻孔裡伸出了兩隻手，耳兜裡伸出了兩隻手，嘴裡伸出了一隻手，巧巧七隻手，接住了七個晶球。就在這你扯我拉苦苦撐持的時候，女妖嘴裡便悠悠的吐出一股黑氣，登時中艙裡霧氣騰騰，把那一支燭光都遮暗了，但見那七個晶球雪亮的，同天上星斗一樣，隨著濟公的手或上或下，那一股腥臭氣，觸著的皆要作嘔。周福同阿利母子把那失落物件的愁腸，都丟到九霄雲外去了，但看他兩個鬥法，同看戲一樣。

不上一刻，忽聽中艙裡轟的起了一個霹靂，把那霧氣打了四散，燭光又明亮照舊，就聽濟公喊道：「你們後艙人都進來看看罷！」周福聽了正要進艙，還愁又碰著石頭吃了苦，慢慢的將兩隻腳試兒試的這才走進。此時濟公已將女妖收住，便把天羅地網撤去，所以就沒擋絆了。周福走進了艙，阿利母子也跟了進來，但見濟公手上抓著一串晶球，那女妖已不知去向。心中吃了一嚇，以為多分被他逃走了。周福本是一個近視眼，就想走近濟公面前瞧一瞧晶球的實在，不料腳下踏了軟裡犯硬的一樣物件，一滑就是一跤。又聽那物「呀」的叫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痛煞我也。」周福好奇異，連忙站起。此時濟公已把燭台拿著，照住下面說道：「你們看看，這就是一樣什麼東西？」三人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條大烏魚，橫躺在艙板上面，一顆頭足有那狗頭小缸大，上半截在艙裡，下半截耽在艙外。適才周福踏著的處所，並不是踏的身子，不過是踏的背脊那支肉翅，所以又軟又硬。大眾此時已看得明白，暗道：可還了得！明明是一個標標緻緻的女子，原來還是一個魚精。

此時周福分敬重濟公不過，忙跪下說道：「求師父可憐小人，還要向他把偷去的金鋼鑽戒子追回頭才好呢！」濟公道：「那是自然，你起去是了。」周福便起身站在旁邊。濟公便指著烏魚說道：「孽畜，你偷的那金鋼鑽戒子同首飾在什麼地方？快快說來！」烏魚便作人言道：「師父的慈悲，那寶貝因小畜被捉的時候，迫不及待，不曾帶來，還丟在百靈潭裡，求師父放小畜回去拿得來便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就趕緊起去拿來。」魚精道：「還求師父把晶球賞給小畜，借這點靈氣才得快躁；若沒這晶球，怎樣取得來呢？」濟公聽畢，便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倒有理，單怕俺和尚不見得上你的騙。也罷，那戒子我也不拿了，俺有這七顆晶球也可以抵得去。」說著又叫周福道：「俺勸你這金鋼鑽戒子不必要，我回頭就拿這水晶球到你家主人面前銷差，諒他也不敢不遵我和尚的吩咐。你代我去上岸，借他一把大屠刀，將這魚拖到岸上去，賞他一個開邊遲，帶活的把那魚鱗打盡，統統洗乾淨了，打剝成八八六四塊，點作料，趕快煮熟了，讓俺吃他個酒醉肴飽，然後一同再到你家主人面前講情。」可笑周福這人老實不過，見濟公這樣說法，以為他真個不要戒子，暗暗吃了一嚇，又想跪下求訴。濟公忙向他丟了一個眼色，周福這才明白，便說道：「我去借屠刀去，這大魚大約斷是怪好吃的了。」故意的出艙就像要走。

忽聽那魚在下面哀哀的求道：「好師父，饒了小畜罷，小畜情願把戒子交出來了。」說罷，便淒淒戚戚的哭個不了。看官，你道這妖怪因何這辰光便這樣忠厚的樣子？只因這烏魚精自從大禹治水的時候，就躲在那百靈潭修煉，於今將近四千年，絕不曾害過絲毫性命，他這七個晶球，就是頭上的七星。俗話說「烏魚頭上有七星，能拜北斗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他自從修煉之後，日日拜斗，受了天地的精華，五百年便把頭上的星修明瞭一個，整整三千五百年，把七星通身修明，因此一身的道理全在這七星上面，就同狐狸煉的真丹一樣。但他這七個晶球皆是夜參星斗，由陰氣所成，全無一點陽氣，陰陽不全，那能升入天界？要想學狐仙彩陽補陰，又恐傷人性命，要受天譴，也叫理會遭劫。這日一早，浮在百靈潭面上，見太陽已經要出，便將煉氣連忙收起，預備覓些飲食，仍歸潭裡。不料忽然心下一動，就想到西湖來遊玩遊玩。就此跟著潮汛到了湖東，搖身變做一個女子，就在湖堤上望望湖景。恰巧遇著周福拿了金鋼鑽戒子叫船過湖，他曉得這鑽石全是太陽的精氣煉成，暗道：我如得了這樣寶貝，豈不是陰陽配合，暫時就可以飛升的嗎？主意想定，見周福已把船叫成，他就勢也便搭著這船到了湖西。又見周福上了船，便將這盒子交代船戶，擺在那後身欄板上，他滿心歡喜，以為更覺順便。船到湖中，他便預先開發船錢，及至到岸的時候，他便吸了這樣寶貝飛奔的走了。但他一身的本領，一世的功夫，全在這七個晶球上，此時被濟公用掌心雷把晶球取去，他便一點能為不得，只得哀哀的向濟公告求，願將物件交出，深恐真個被他們殺殺煮了吃掉。

濟公見他再三苦求，又曉得他一生並無絲毫罪孽，也想從輕發落，便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快快把鑽石交出。」那魚便乖巧巧的，把腮一張，只聽嘍的一件東西向艙板上一滾。濟公忙拿燭台照著拾起，但見一隻四方團圓刻花象牙的盒子，並沒鎖鑰，一面抽槽的活蓋，將蓋抽開，四面圍著一轉絲棉，把絲棉取出，見一隻整料鑽石的戒子，映著那支燭光，就同望日間的太陽樣子，覺得萬道金光射得眼睛裡眼淚滴滴的。濟公看了一息，便交周福收好，然後又問魚精道：「俺問你，你獨獨愛上這一樣寶貝，有個什麼用處呢？」魚精就把陰陽配合的道理說了一遍。濟公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你曉得這是皇上御賜的物件，偷了去不怕犯罪嗎？」魚精道：「張邦昌本是賣國的奸賊，不應得國家的厚賜，所以小畜才偷他的。」濟公道：「你要偷他個不服氣，當在他家主人手上取去才是一個正理。你今在這船上偷去，他這一個家人同這船戶怎麼得了，不是就受了你的害嗎？」魚精道：「這是小畜失於檢點，罪該萬死！」濟公道：「也罷，俺因你從來不曾犯法，這可算是個初次，就從輕發落罷！」說著便把晶球摘下一個，那六個便向烏魚扔去，那魚便翻了一個身，晶球也不見了，魚也不見了，還是一個俊俊俏俏的黑衣女子站在艙裡，那臉上露出一種慚愧不過的樣子。濟公見他這等情形，大可以修成正果，便指著那留下的晶球說道：「你這一顆晶球，且留在俺處做個押頭。俺這裡有個東帖交代你，你到那東帖上放光的時刻，打開來看，照樣行事，幫俺把無雙女賽楊妃狄小霞擒獲，那時俺代你在聖上面前討了封號，再將這晶球還你，那時你自然就成正果了。」說罷，便從腰間掏出一封東帖，隨手又把那顆晶球收在腰裡，向那女妖道：「你記好了，不要誤事，拿了去罷！」女妖此時真個喜出望外，接了東帖，向濟公磕了幾個響頭，跑出艙外，但聽得水面上嘍的一聲，就不見

了。

此時周福同阿利母子也向濟公碰頭叩謝，濟公道：「快些起來，俺是最不喜歡這個樣子的，你就是把個頭磕破了，也不過自家忍疼，俺和尚也不曾受著你一些好處，這些浮文鬧啥事呢？俺且問你，外面有什麼時候了？」周福道：「已是四更向後。」濟公道：「既然沒多時就要天亮，俺們就坐下談談罷！」三人就在旁邊坐下，濟公道：「周福，俺問你這主人，他叫個張什麼？」周福道：「他叫個張敬夷，就是欽差和遼的張邦昌的孫少爺。」濟公道：「這樣說來那張忠夷你斷是認識的了，他現今在那裡呢？」周福道：「他至今還在刑部天牢，就因那日得罪了師父，皇上問了他一個監禁，在裡面已有了幾個月了。前日寇大人高升，孔大人接印的時候，家中要代他設法料理，不料再送多少金銀，孔大人總不肯放他出來。據說還要等馮大人到任，再想主意呢。」濟公道：「就是馮大人大約也是做不到，還要求求俺濟大人才得成功呢！但是他下了天牢，你主人家裡必定要把俺和尚咒罵得要死的了。」周福道：「師父說那裡話，現今家中沒一個不把你老人家當做菩薩，都說你老人家是得罪不得的，靈驗最大的，就是被你老人家用法術撈了手的那個姨奶奶，到至今也不敢說句舛話，總怪他家老爺有眼無珠，不該得罪你老人家才是呢！」濟公聽說，哈哈的笑了一陣，說道：「俺想起那張忠夷用老虎凳這件，俺就發笑了。你回去代俺帶個信去把他家裡的人，就說他們都不曾曉得俺和尚的道理。俺和尚並不怕人得罪，他只要是個忠臣孝子、義夫節婦，就把尿澆在俺和尚頭上，俺照常一笑算過，連洗也不洗；但是遇見那一班大奸大惡的人，他就一天到晚跪在俺面前燒香，那我總是要想個主意，收拾收拾他的。總之，好人俺總是要救他，壞人我總是要辦他。就如你這一個戒子被魚精偷去了，俺並不是要巴結你個張公館的管家；多因這船上的婆子，他是少年守節，要不代你把戒子追回，將後倒樹尋根，可憐他賢孝母子不是就沒有命嗎？」

說到此處，聽湖心裡嗦落嗦落的已有蕩槳的聲腔，再朝艙外一望，見天光已經大亮。濟公口也不開，出了艙，登了跳板，上了湖堤，歪歪斜斜的走了。當他才上岸的時候，周福同阿利母子以為他多分上岸小解，那知他一逕走了，竟不回頭。大家議論了半晌，自然周福也就走了，阿利同他母親還是趕那過湖的生意，這也不必細表。但是濟公上了湖堤，一直就向北走，忽然打了一個呵欠，暗道：俺的酒癮已到了，不如快些作起法來，到張欽差家裡吃早酒去罷。看官，這臨安到鎮江足有七八百里，怎能早上發腳，趕得上去吃早酒的呢？況且前次由平望送奏折進京，也還走了三日，因何這時節獨走得這樣快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要照濟公作起縮地法來，本可以立時就到，前次同馬如飛到玉山，反搶在馬如飛先到，也是這個道理。至於送奏折進京，多分反轉被那同走的張三累著了。閒話休提，言歸正傳。濟公正然要想作法趕路，忽聽對湖呱呱兒呱呱兒的掌號，那一種悲悲切切聲腔，真個要把人的眼淚都吹了落下來似的。濟公不聽猶可，一聽了這派聲腔，不覺心裡一動，說道：「噯喲，俺倒忘煞到一件大事了！」但不知濟公忘掉的是件什麼大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